

庸
閒
齋
筆
記

庸齋筆記卷三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爲世人
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
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皙鬚髮
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
曾識阿公於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於同
官處爲之推轂末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
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繫誰之力相士謝曰公

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矜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爲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卽奉

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瀕行密摺保薦得

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夫攝兩州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尙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

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卧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託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卽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啓哀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遂取火燒之款

曰所承卽此案也俞不忍畱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
大夫言之其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並先
大夫一見卽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
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
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尙有三千金奉懇
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
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天天年
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之

月日 卷三 三
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桴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

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饒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饒綱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

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請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
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
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
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
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
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尙憶之否言未
旣則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
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
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

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迴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爲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爲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

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
追友人子來爲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
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衆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
已問之吏矣爲人若無罪業則生爲何等人死卽何
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
今世爲何等人則來世亦爲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
勝於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於今世矣所謂欲
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
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

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爲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聞庭訓旣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尙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厯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四卷余宰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爲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璧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胆俱碎見賊卽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旗均各變色余時在

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
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旂幟則
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卽逃豈非氣之爲哉壬戌
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
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啓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
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
百倍軍門望見帥旂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
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
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殫於地賊取

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爲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爲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爲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

中國兵以爲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卽行正法如實係被脅被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爲之服役

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畱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卽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臬局嘗訊一鬪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

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悞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咄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憾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

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甯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獄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

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卽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搥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旣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

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滙令葉君顧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寃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

劉總戎啓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
會緝當日卽於玻璃埭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
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猪船泊江口羣盜登其
舟將猪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
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櫓行二十餘
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
盜登岸逸猪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
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放舟
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

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尙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卽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

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
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
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
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
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畱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
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
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
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
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羽黨轉輾株連寃死者不

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余攝南滙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慄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會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

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卽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耶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爲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

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

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尙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貽爰將二人重懲柳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

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証有筆據我口又啞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爲子卜之卜旣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卽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

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豈得情寧結早判
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爲仁人之言由今思之
一誤且不可況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爲地方官者
之難也

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
嘗聞某鎮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返命則云逃散
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
買少物不計值而去於是匪黨疑先生親訪卽刻奔
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八縣鄉間處

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鞠一獄訊問之詞俱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爲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驛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

之後爲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
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袄乎姬
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衆尙未集乃
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
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
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
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
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
聚衆鬪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

此後宜作好人爭鬪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甯波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爲資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

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
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
理卽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
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
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
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
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
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
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爲方

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爲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爲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嫺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卽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恆釀資前往修理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年遇暘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

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予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
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爲天願將已之生年爲民請
命倘可挽回殞身不恨視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
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
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
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時霽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顧性畏雞
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閱
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囑去之

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時告
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卽此神
蟒再世遍體癰文有若鱗甲每日卧起牀中必有癰
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爲不解
耳後閤隨園隨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卽死蛟
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
宋文信國公傳爲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
節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
之異將毋同

余前記家文簡相國及晴岩編修以爲高僧轉世矣
因憶故友歙縣程印鵠太守兆綸事太守之封君賈
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徑入
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
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卽大病云欲歸
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
次被人強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卻步此太守
親爲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
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

洲彭文敬公所爲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
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
門之開元寺皆畱行腳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
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
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
之友有筆王者旣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王後身
蓋以神情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爲之兆者
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王苦行惟臨終
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爲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

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爲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爲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怛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爲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爲之兆者未

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
愈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
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
或啓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爲張平子後身豈
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
爲筆王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
僧三項人爲多其信然耶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
言鐵船渡海爲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王

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爲船重數千萬觔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爲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馮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尙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雖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

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
國法蘭西都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
追之空中爭戰卒爲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
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卽爲天氣所遏氣不
能舒人且閉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
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尙未至中國計數年
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
爲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
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

國之高山倘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烏鎗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鎗又有氣鎗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王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炮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國爲之解紛遂

和好如初此皆余宰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觔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夤夜用人扛擡上岍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置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爲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罄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爲增加其貴臣謂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膏然亦不過三罄折而已謂爲煩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唇爲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爲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强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間步

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
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
衆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爲答禮然疾趨而去
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火
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
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奧
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咪
喇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
主爲布國所擄國人奉故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

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
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
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
云曾文正公莅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
者伊國之大禮卽古之免冠徒跣也奧馬斯國亦於
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

命爲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
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
菜卽食噴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

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譙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

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爲狡辯終必爲俯就戎索也

世人恆言戰鼓三通考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人以射一箭爲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雯先生名雲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

馬秋水先生時人爲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
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第一爲金殿傳臚三甲第
一爲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
名爲擔榜狀元朱文公卽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
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
甲末名卽可稱擔榜狀元也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錦春嘗言幼時值

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

行宮掘地爲池下鋪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

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
十餘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
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
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
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爲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
而出之也

一槐先生爲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眞跡頗
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
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

詣中丞滿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見卽盛言前途水勢
異漲不能行遂畱學士居於署之後圃館給豐隆惟
出入必經其內寢殊爲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
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
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隋糜數十丸縑素
數百卷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爲消遣計如
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
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顧插
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誣諉者耽擱許久

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爲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
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顧爲公墨之奈
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遂別去旣首
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捏詞欺之耳久之始
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
書學士不應今乃爲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
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
憶昔庚辛避亂山中時偶得一魚一肉不啻八珍之

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聞招則蹙額舉箸卽攢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厭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猪脂在蘭谿親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

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甸蝦米貯久
變色浸以小便卽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斫造
盛以荆籠入汴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
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繁而味回然僧家以
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蝦米魚鮓
江南人家均珍爲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
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
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猪煮
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錢投全猪於中煮之未及熟而

前驅至傳王詢以宿站尙遠一到卽飯以便趕行無
如肉尙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竈解袴溺於鑊中先
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
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驚曰必覺其
臭矣旣乃知王以一路猪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
差者甯綢袍褂料一副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瘡甚劇諸醫束手蘇
州馬雨峰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
日燉起至次日瘡作之前一箇時辰加生薑三片滾

三次將薑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卽止啜其湯亦可
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
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瘡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
云云余因遵方進之先大夫一服卽愈二十年來以
之傳人奏效甚衆尤宜於老人及久瘡不痊者其方
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

夏日生癩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
滌之卽瘥

疔氣病用薏苡仁以東阿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

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卽消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萊菔五六十粒水一大盞
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卽止
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
下三服而愈

秀水錢曉庭孝廉聚朝爲鐸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
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灑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
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
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

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繇能世其家學爲余作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茶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老母餽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庠安教諭未及滿任卽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爲江蘇名孝廉工書宰

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爲善臨別
強余書扇而去至是莅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優裕卽
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卽馳書詣余謂子
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
方軍書旁午不勝况瘁煩懣忽見此函亦爲失笑比
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
巨硯六七粉墨狼藉作畫猶未竟因戲謂之曰促爲
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
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

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
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
潤筆便可捆載此時皂隸馴僧之家誰不高懸錢曉
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快快耳衆皆鼓掌
曉庭亦爲絕倒迄今十有餘年喪亂旣平曉庭早歿
卽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烟先文簡相國時爲侍郎與梁
陽史文靖相國酣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

一呼吸之火星直達唇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
旨禁天下喫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漱
盪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
煙火來今則鴉片煙盛行其禍較巴菰百倍
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庸閒齋筆記卷四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少時閱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爲富者竊思千金卽於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淳註戰國時以一鎰爲一金漢時以一觔爲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

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先大夫於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
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嗣乃知海中有二
大魚鬪風雨者魚鼓鬣噴沫所致也鬪至三日一魚
之鬚鉤於山顛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
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
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
油尙得千餘石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

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葺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
糞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
人擔糞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
生俟食訖乃至听側佯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
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
霜置肉內毒之今旣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
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
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
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

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於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於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折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觔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痴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卽其僕亦自笑也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畔高峻清絕一廬
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
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
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
言我筦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
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
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
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妻息長足媛

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
內難者乃其子麿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
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
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
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於其
主名亦訛誤若此卽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爲日本王
事云沈惟敬私以袞冕奉秀吉尊以帝號今考其史
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
洎宣讀至封爾爲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嚮言

明主封我爲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爲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於事體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証故舛錯恆多耳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爲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

主之尊削髮爲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
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
國之美則有希踪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
應神天皇夔少子稚郎子立爲皇太子命其兄大鷦
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於大鷦鷯
曰王仁孝宜爲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
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爲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
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
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

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爲仁德
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
相許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
覲將軍兼督篆遂摺撫三人贓私事并以福省州縣
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

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
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閑款湊成之於是州縣擬
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獄案旣

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卽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僞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爲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於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

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卒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爲有天道焉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於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爲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爲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爲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厦一區

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
於此衆答言凡力戰死綬者忠勇之報大率爲神我
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
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
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
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
鎰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厦出則結駟連騎
衣錦繡食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卽令盡心民
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

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戴北
熊所譚戰死沙場者其司尙勘校其使冒則安富尊
榮而貪賍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
耳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
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旌偶有事於
村在榛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爲閔仙墓道因集同人
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爲撰文記其
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藁文藁均付劫灰無

從追錄況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篋忽得聞
仙詩一冊夜於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樂喜
甚亟起錄之或問仙之靈陰牖余衷也歟然文辭殊
不佳姑畱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閬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
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
軼其中邊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抔土之莫保問鑄
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璘張徵君寶榮聯騎
西郭遂蹠北邙顧荆棘多翦於邱封悲詩人猶窮於

身後慨焉悽感修厥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葱
掩日丹雘飾雲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
爲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
人屈身卑位繫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勰聯
韁沉思斷鬣剡肝擗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
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譏入宮見
妬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
礴發爲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烟人資藻
斧如何高壘沒於荒榛孰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

朋爰究爰度蟄結文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啓祠
堂烏挺弈弈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墩望謝
公樓隣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雲車風馬
鬢髮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伯明遠先有募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
願醺黃金鑄浪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
輩爲歛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
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楊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
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

塚沒荆榛膏腴十畝買何時
膏願還思建一祠馬負
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於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
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
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顏行雄踞臺
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爲周之頑民實殷之義
士也

聖祖於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

如天之度覆幬靡遺凡在遠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

康公我之自出故監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
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
火欲燬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
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拊四海士氣斷喪
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眞
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
大厦歆慷慨唱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
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爲孺子今孤臣向背
去畱異所遵旁人乍聽色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

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
日域中山川鍾秀胆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英特
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
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
揮紫颺息鱗魚遠徙鯨鯢僵三世恭奉明正朔衣冠
堂堂四十霜永爲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其慘故再世爲莊烈帝
建文諸臣爲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
然史閣部爲文信國後身

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
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
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
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
一子然未幾而天後數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
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
南諸家福澤無逾於若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
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

聖祖爲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

兩朝孫曾皆躋膺仕福澤洵冠於江南第不解以敦
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爲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
世雖仍爲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
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
載秣陵司空邱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
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爲區處桐園將
爲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
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前緋衣絳幘者復
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

而登第繼瑜爲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
感應如一日爲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
也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俊陷害岳武
穆後爲諸將齮死於是吳俗遂有齮死人不償命之
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
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
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爲
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旣得批准卽廣招徒衆

來從學者人贊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於是援轍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齧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齧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齧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卽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齧者一人論抵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縹雲石道光年間爲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歸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

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縐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
文不私於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
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
副將入

本朝游歷提督卒諡順恪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
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
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
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

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僭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於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於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考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

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
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於
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卧朝貴卽公訟斬其父
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
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其卧起爲衆
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卧何嫌我
令宣嬌同秀清卧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
乃號楊逆爲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
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卽爲天父天父

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
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卽洪逆
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
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
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
並宣嬌後爲洪逆所殺蕭朝貴於湖南爲官軍擊斬
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有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
所爲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

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蠶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卽在賊中之人聽之亦不復信也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
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
曰官居四品洪水爲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
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
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
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爲兩江總督陸公建
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

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

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
戊戌余薄遊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敘云夢
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入
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
桓溫之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後代溫秉政十
六年至辛酉歲而薨解之曰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
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爲金金色白酉屬雞則白雞也
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
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

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爲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

天子震怒悼惜賜謚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爲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

上命刑部尙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

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爲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瘡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卽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

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瘡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証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卽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爲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挺擊

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爲千古疑案矣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於

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卽被擒

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卽我坐處也

上寬仁不欲窮詰興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衆往觀之先立一木樁將得縛於樁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樁乃牽其二于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

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
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尙刀
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
些言甫畢厰上走下一官謂之曰

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鬻割至盡
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

上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
萬人矣嗚呼此

仁宗之所以爲仁歟

東陽張玉笥先生諱國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
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俱舉
於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
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於虎邱先
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
水殉義吳人因卽生祠春秋隆脤饗焉乾隆時

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

賜諡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燬
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修葺至壬

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篆里人馮敬亭宮贊始
以爲言方伯於先生爲鄉後輩遂於治事之暇輕騎
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聿柳塔影山光依
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修
捐廉爲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
操輸貲雲集經始於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
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
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
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

夏月香風郁然方伯於池上建鴛鴦廳三楹以攬其
勝復於廳之左構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
蒔花木圓逕迴林華絢繚垣接踵於陵阿浮圖挂影
於霄漢朝烟暮靄頗有罨畫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
不料及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
伯之夢適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其
糜緒錢一萬餘監工者爲蘭溪人候補同知祝齡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
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主文武天皇釋奠於先聖

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於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於十三經取材於馬鄭折衷於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尙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爲南針云云不禁爲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

於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
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
豈欺我哉

董文恭相國誥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

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
天理教匪林清造賊入

禁城爲亂時

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

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

迴鑿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於亂定後鎮之以靜
幾旬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
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
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
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
太傅銜文正許謨遠猷小心翼翼厯相

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於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爲軍機大臣以州縣辦

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爲公用有於數外多取者重罰之

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

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

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

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爲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

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望碍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

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

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
恐較前尤甚况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
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
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
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
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
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
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
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

能行尙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蠶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旣不能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能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

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聽於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碍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

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

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

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洊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爲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爲都轉耶將來不給於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於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

盡畱爲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
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
規二萬畱爲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
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此規目二
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
弟爲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
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畱意耳衆請
教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尚爲倉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三
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爲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俱粲然謂先生善於解嘲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爲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於今尚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

侔宰柄今則爲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之銜乃尊後乃升爲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爲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薙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於西捻肅清案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爲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爲証雖羣嗤其

廣雅釋義卷之四
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爲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爲縣役之通稱而唐之季年則有以都頭爲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今人卽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攘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而誤爲長短之長勑敵音擎而誤爲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踉蹌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

之庭音廳最爾小貌最音萃俗讀爲撮爾者非冷然
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此皆章章在目耳之前
者也至誤汨爲泊訛哲爲哲騫之混蹇曉之異謫稍
爲畱心卽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
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
稱宿爲肅稱臚爲閭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
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爲宜不
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爲汀茫耳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爲約湖州人江左偏音

不足爲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隨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爲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卽指以爲沈韻其知爲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於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譏豈不異哉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
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
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
下稱爲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焉比賊
旣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
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
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
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
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

公

兩宮

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

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
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
彼此絕音問余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
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頗蒙青眼泊攝南漚
縣事丁兩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
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

未能信云云。荆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余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爲著名好官。所以獎勗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於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爲欺，故此心不免耿耿。」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

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
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
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尙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
不能爲之繼卽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爲之繼
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其歎公
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
爲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
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
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爲

生死交情於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爲一代
賢臣策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
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於古人
遠矣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大父爲
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
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爲不平先大父不
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
訊董身關三木幾瀕於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

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
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謄錄議敘鹽庫
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
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
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爲之惜
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
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
知縣相見於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
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
變蓋楮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
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遇諸塗詢某
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因生肖屬牛故喪牛同於
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猫
矣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
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令京師有以屠狗爲
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
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

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猪蓋武宗以猪與朱同音爲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